

# 容闳请辞驻洋肄业局务考析

石 霓

1878年秋,容闳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呈请交卸驻洋肄业局务,对容闳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因为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事业,是他为之努力了十几年才得以实行的事业,他声称自己把此项事业作为一生最重要甚至是毕生的事业。既然如此,又为何要交卸得之不易的驻洋肄业局职务呢?由于容闳本人未提及过此事,也未见到其他相关资料,因而这个问题似乎是个谜。不过,李鸿章的奏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开此谜团的线索。

1878年(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调区谔良回华折》中奏:“窃臣于光绪元年四月奏派工部候补主事区谔良出洋会同原派委员容闳经理幼童肄业各事,当即札委携带第四批幼童赴美国哈富地方居住,照料各童学习文艺。查升任宗人府府丞陈兰彬原与容闳同派管带学生常驻美国,旋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办古巴招工章程,檄调陈兰彬回京。维时以幼童肄业事宜关系紧要,遴派区谔良速往接办,由臣奏明请旨敕下总理衙门暨工部仍照出差人员向例办理,如有成效,从优酌保,以示鼓励在案。现陈兰彬、容闳均奉命驻扎美日秘三国出使大臣,已于九月初三日在美都呈递国书。接陈兰彬来函,俟与美国外部商设金山领事亦有端倪,即须前往日秘两国。容闳来函呈请交卸驻洋肄业局务。该局原派总办二员,目下各童均已考进书院,事务较少,既有正副两使驻扎美国,不能置此局于度外,其总办可酌量裁减,俾事权归一,以示责无旁贷。比与陈兰彬等往返函商,意见相同。查有保升主事内阁中书容增祥,在美经管肄业,充当教习已阅七年,洋文洋语具有规模,风土人情亦所熟悉。陈兰彬等已就近奏调派充驻美参赞。若令兼任管带学生,必可得力。参赞事务稍闲,副使容闳既常驻美京华盛顿,参赞容增祥即可常驻哈富,两处铁路相通,轮车往来朝发夕至,哈富有事,容闳可来相帮,华盛顿有事,容增祥可暂去相助,两人素称浃洽,自无齟齬之虑。”

李鸿章说区谔良回国后,由时任驻美参赞容增祥兼任肄业局委员(总办)。理由是:“参赞事务稍闲,副使容闳既常驻美京华盛顿,参赞容增祥即可常驻哈富,两处铁路相通,轮车往来朝发夕至”,可以相帮相助。此前,即1878年9月28日,陈兰彬和容闳以中国政府驻美首任正副公使的身份,在白宫向美国总统海斯(Hayes)呈递到任国书,容闳进驻华盛顿公使馆,“帮办一切外交事务”。但他刚就职,便写信给李鸿章呈请交卸驻洋肄业局务。难道这是因为外交事务繁忙而无暇顾及留美幼童?容闳任副公使后,外交事务确实是繁忙的。对此,容尚谦在回忆中说:“当中国出洋肄业局结果是被中途撤销时,则证明容闳的担忧是正确的,他担忧驻洋肄业局会逐渐落入他人之手,受他人的支配。那时,他的时间完全用来处理中国与美、西、秘三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以及筹备建立各个计划中的领事馆。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与别的国家建立领事馆关系。”<sup>①</sup>然而,李鸿章仍让容闳兼顾肄业局事务,既然兼顾,又为何还要呈请交卸肄业局务呢?显然,“呈请交卸驻洋肄业局务”应另有一番含意。

当时,驻美肄业局的一切情况良好,即使留美幼童不能进入美国西点和安纳波利斯等军事学院,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进入美国其他院校。可以说,此时的容闳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政府方面施加的压力或非难。况且中国自建的肄业局大楼坚固壮丽,建成使用才一年多,肄业局事业正处于兴旺时期,这正是容闳精心努力的结果。再者,容闳不可能因贪图一个副公使职而放弃自己所热衷的事业。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更愿意不领受驻华华盛顿公使的职位,而依然只任留学教

育委员,就是为了把肄业局事业贯彻到底直至最后成功这唯一目的。”<sup>②</sup>事实上,早在1876年初容闳接到驻华盛顿副公使的任命时,他对中国驻美肄业局事业格外担忧和焦虑。例如他于1876年3月20日从康州哈特福德写给妻兄查理·亚历克西斯·凯洛格(Charles Alexis Kellogg)的信中说:“新的任命看起来好像没有使我不开心,然而在心灵深处,我不是没有种种忧虑的。”<sup>③</sup>对此,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又详细追述其当时的心境及为此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他说:“在陈兰彬回到北京后的三个月,便从中国传来消息,即陈兰彬和我同被任命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那位原任中文教师叶绪东被任命为中国公使馆秘书。这的确是一个极重大的消息,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欣喜若狂;正相反,我越思考这件事,越感到忧郁。我的朋友们都向我祝贺升迁的荣耀,然而他们并未注意到全局的关系,而全局相关的各方面联系已隐隐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是理应感到欢喜和光荣的,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我已经执有的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它目前正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地予以维护,又该怎么办?我在考虑,如果我不久被调往华盛顿,那么接替我在肄业局工作的谁能像我一样的热心去关心学生们的福利?这真犹如把父亲和他的孩子们分离开一样。不能这样做。于是我坐下来给总督写信,信的大意说的是:我非常感激他给予我这样的任命。能接受到政府委任的如此职务,我认为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一定感到极大荣幸。但当我充分意识到该职位本身所具有的紧密相连的不可分割的内涵即它的重要性、义务和责任时,我心中便充满了焦虑。担心由于自己能力和条件的限制,而不能胜任如此重大的使命。鉴于这样的顾虑,我想,倘若在此事情上允许我有选择权的话,那么弦更希望留任中国出洋肄业局原职,常驻哈特福德,继续履行这项使命,直到学生们学成回国,将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报效国家。到那时,如果真的那样,我也将可以向‘曾文正’交卸一份责任了,同时我对中国也履行了一项伟大的义务。因考虑到陈兰彬同被任命为公使,以他的外交才能,他必定能够独当一面,满足政府的期望。这封信是由原任中文教师容元甫起稿撰写的,容元甫即是与叶绪东一齐带领第一批学生来到美国的。该信寄往中国后不到四个月,我就收到了答复,部分同意了我的请求,命我为副公使,同时让我仍担任肄业局委员职务,以此行使全面管理学生留学教育之职责。”<sup>④</sup>

中国出洋肄业局事业果然如容闳担忧的那样中途夭折了。当1881年清政府勒令撤回全体留学生时,容闳竭尽全力求助于美国友人,企图打消中国政府的错误决定。如此这般,无不证明容闳是实实在在真心热爱肄业局事业。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李鸿章所说的容闳“交卸驻洋肄业局务”中的“务”是“职务”,即容闳呈请交卸的不是肄业局事务,而只是肄业局职务,交卸掉的仅是肄业局委员的薪水,而不是肄业局事业。那时,陈兰彬也只有正公使这唯一职务。容闳考虑到自己不能拿国家的双份薪水,因而在他就任副公使职伊始,便立即辞去驻洋肄业局职务,目的是少拿一份薪金<sup>⑤</sup>。容闳的这一举动完全符合他的品格。

注:①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1939年于上海)(Yung Shang Him,“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见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我的生活》第377页,(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

②④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我的生活》第221、215—216页。

③“Letter to Charles Alexis Kellogg, Sr. from Yung Wing, dated Hartford, Conn., March 20, 1876.”(此英文信件由容闳的孙子容永成先生提供。)

⑤留学章程规定,驻洋肄业局正副委员每月薪水均为银四百五十两。

(作者石霓 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邮编221009)

(责任编辑 王 激)